

編者的話

懷緬楊絳女史，令中國人引以為榮

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兩個半月，一個原籍江蘇無錫楊家的女娃娃在北京出生，是鴻儒楊蔭杭的第四女，本名季康，亦即是日後備受中外學術文化界敬重的楊絳教授。

楊絳女史集幸福與困厄於一生；誠然幸福過人，不但生於書香世家，三姑母楊蔭榆曾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，是中國大學女校長的第一人。楊絳1932年在蘇州東吳大學畢業，隨即入北京清華研究院做外國語研究生，認識後來成為現代中國其中一位最重要大學問家的錢鍾書，幾乎就是一見定情。1935年二人結成夫婦，一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求學，女兒錢瑗也在他們留學英國期間出生。1938年舉家回國。

青年的楊絳以劇作成名，1949年之後則以翻譯為主；楊氏精通英文及法文之餘，在1958年更為翻譯《堂吉訶德》而學習西班牙語。這項重大翻譯於1980問世，楊氏亦於1986年獲西班牙國王頒授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。同時，楊絳亦一直是錢鍾書先生學術及生活上的賢內助，無微不至。

楊絳本人的散文及小說，寫出天下至深刻反省，可謂刻骨銘心；而其晚年以90高齡整理錢鍾書的中外文筆記，亦是中華學術史上一大偉業。女兒錢瑗天生早慧，德學兼優，而女婿王德一亦是才德兼備；一門數傑，稱羨中華。

然而，楊絳女史面對的困厄亦非比尋常；錢氏夫婦與同

時期的知識份子一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飽受迫害；後來二人更於1969年底至1972年間遭下放到河南息縣的「五七幹校」。楊絳在《幹校六記》書中寫下為錢鍾書整理行裝時的思絮：他們（女兒和女婿）休息日回家，就幫著收拾行李，並且學別人的樣，把箱子用粗繩子密密纏捆，防旅途摔破或壓塌。可惜能用粗繩子纏捆保護的，只不過是木箱鐵箱等粗重行李；這些木箱鐵箱，確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。（《幹校六記》（一）「下放記別」）

這最後一句「確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」，在知識份子讀來，怎能不同感刺痛入骨。楊絳不久亦遭逢喪婿之哀。她在「下放記別」中記述這事時文字是平鋪直敘，但筆尖卻寫出女婿王德一的剛直及無奈：

得一（王德一的暱稱）承認自己『偏右』一點，……幾個有『五一六』之嫌的『過左派』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，『五一六』的名單就在他手裡。……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：『媽媽，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，也不能頂撞宣傳隊，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，我也不會撒謊。』……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鬥得一，逼他交出名單，得一就自殺了。

1972年楊絳與丈夫獲准返回北京恢復學術工作。錢鍾書的幾次國際講學及出版，大受中外學術界推許；女兒錢瓊大學教學上亦蔚然成為新星。不幸的是，楊絳的生命挑戰並未

息止，女兒在 1997 年急病逝世，丈夫也在翌年身故。痛失至親的打擊並未使楊絳有些微怨天尤人，反而以極細膩及親切的筆觸，寫出《我們仨》這樣精湛時空交錯的自傳式小說。

楊絳女史以 104 高壽在 2016 年 5 月 25 日告別人間，國內傳播界以及她的門生友好，對她無不尊稱「先生」。先生最令人佩服的是，創痛之餘她反而處處為人著想，晚年以所有稿酬收益開設獎學金，其學問品格都成為中國人的榮譽。我輩有幸能與先生及其家人同代，實在是上主一大賜福。

總結先生一生及逝世，也許可用引用先生所譯英國十九世紀詩人藍德（W. S. Landor）的詩：

我和誰都不爭，和誰爭我都不會；

我愛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藝術；

我雙手烤著，生命之火取暖；火萎了，我也準備走了。

先生筆觸下一再提及天主教會，在《走過人生邊上》中有一篇題為「勞神父」的散文，稱「我小時候，除了家人，最喜歡的是勞神父。」文中更提到 9 歲時老神父藉著贈她一小盒巧克力糖而啟示人生，到她 90 歲時依然銘記；先生於 1991 年另一篇散文「小吹牛」，則記述幼年在天主教「啟明女塾」讀書時，隨著大姊及高年班同學往佘山朝聖的樂趣，以及錦姆姆（修女）對她的愛惜。這些人生美麗片段，讀來讓我們身為教友的充滿親切及欣喜。謝謝先生的細心！

林瑞琪，2016 年 6 月 3 日，敬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